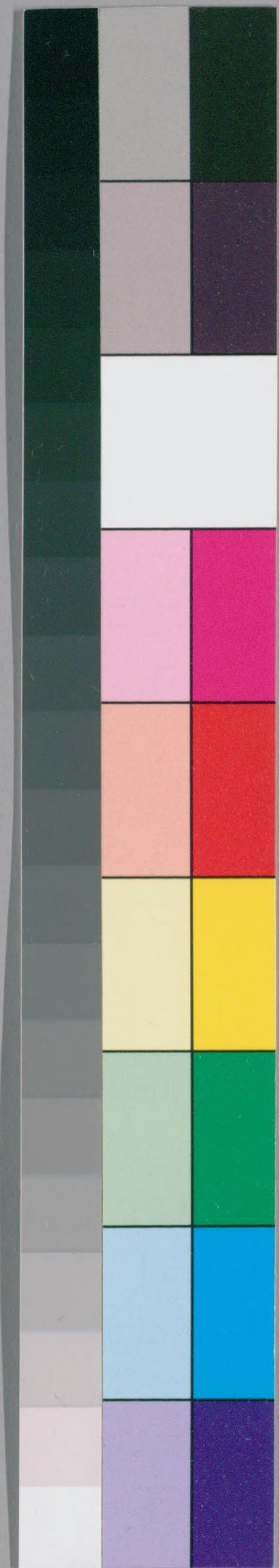




特1  
419

取板  
取板  
取板  
取板  
取板  
2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卷』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聖岐訂

職官下 刺史 郡縣

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察視牧  
守治政優劣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

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後漢書

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  
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東觀漢記



百里嵩時爲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

雨卽降謂刺史雨

後漢書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祗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

並

裴潛爲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

織荆篲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食而食

魏略

陳泰字伯玄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

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

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滕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僊

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

畫五僊人騎五色羊爲瑞

郡國志

杜預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唯泂漢達江



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

晉書

劉卞字叔龍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卽召為門下

吏後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苟晞字道將領兖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苟慘於



大苟也

並上

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

遺之而去

曹嘉之  
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

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

門良久乃盡朗兄數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

至刺史朗後領青廣二州

異苑

蕭愴為荊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

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

爹徒

義反荆土方言謂  
父為爹○南史

劉秀之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

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

各以栗遙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

入焉

宋書

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

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

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

使陸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



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爲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

復與典籤共臨之

竝上

臨川王映爲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賈貨至都廻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齊書

王崐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二千萬也崐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闇還資多少崐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上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為白帽送之

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北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楫之志

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後魏書

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乃默然而去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王襲為并州刺史州人為立銘稱美或曰襲所



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  
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爲兗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爲此  
州竝有政蹟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  
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  
外多所受納貪恠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  
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  
更復叙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爲誕採藥  
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  
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  
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挺於頂上欲營



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陸馭侯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

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

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顧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慚去

並上

張華原字滿國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北齊書



尉景為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不為不剥公

任城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申微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比自通餉遺微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並上長孫儉為荊州刺史吏民請為儉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為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谷呼為高武隴其山絕壁



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勦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後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蘿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隋書○以下郡縣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

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新序○韓非子解狐邢伯都事與此相似不重錄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

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燕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

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上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西京雜記

淮陽偽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

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

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

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

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

又云卧一副布  
綯敗糊紙補之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

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為治郡頌之曰於惟蒼梧交趾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sup>時</sup>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入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上並天報施一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和帝時李盛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誼誼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

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

令我獨憔悴

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託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豈甚悅服待之彌厚風俗通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  
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嘗服麤糲不食

魚肉

東觀漢記

任延拜會稽郡尉吳有龍丘萇者掾史白請召  
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使功曹  
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填河中甘露降白  
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  
致並上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叅政事無爲而



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  
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  
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  
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  
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錄異傳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

朱 後漢書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  
為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  
二千石遺之也 陳留老母 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  
志節為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二  
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  
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斌  
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明使

高慎傳

卷之十一

三

高軍堂



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

風俗通

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鼓妻子不歷官舍

後漢書

張盤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盤棋一奩其小

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棋鞭卒曰何

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

吳資其辭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

時務我人以優饒及資還去人思資又歌曰吳

資其辭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

忘悠悠心永懷

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

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

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二親同年會遇於此乃

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風俗通

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



伯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後漢書  
東郡趙咨為東海郡人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二  
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為南陽太守號神父重主

黃穆字伯開為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  
神雀白鳩之瑞弟真字仲開為武陵太守貪穢  
無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  
也襄陽耆舊傳

之門真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謠曰東門  
真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前漢書先賢志

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  
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  
解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  
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  
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  
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敵壘  
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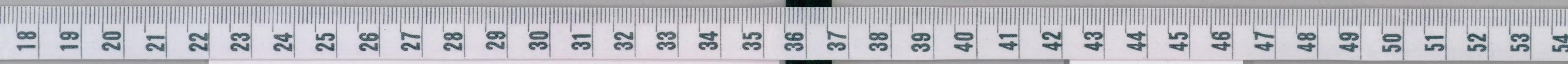




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  
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  
以旌幽中之訟 水經注

後漢時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鞮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  
守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  
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  
曰齊郡遭權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  
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  
人庶困乏今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  
竊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  
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  
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

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鬻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卽我子也宜話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



今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為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為魏府都護

搜神記

賈逵在豫郡人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

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飾

賈逵碑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





運資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錄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啣啣有人聲往視槎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也

幽明錄

吳郡陸績為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

石壓之謂之廉石

吳志

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

土

宣城記

鄧攸為吳郡太守自載糧食惟飲河水而已

王隱

晉書

胡母輔之為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為功曹 上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為海南太守晝

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 羅浮山記

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犍牯太守去

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

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襄陽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

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 一

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晉書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

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

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

者登視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 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 南史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蝻蚘膽可爲藥有遺  
愿蚘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蚘還  
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  
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  
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  
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朓字敬仲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  
清談所少

謝朓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  
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  
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  
意幸勿爲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至必赤地大旱  
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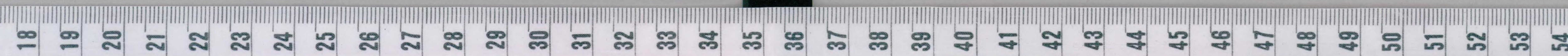
留府庫

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  
此郡豐壤祿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  
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  
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  
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  
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

諸船各東西俄有一二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  
處人問顧吳郡早晚主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  
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  
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  
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罷郡惟得白  
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

褚翔爲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  
葉善政所感也





傳昭爲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以爲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何鳳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臧厥爲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蕭勵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殷均爲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均在任郡境無復瘧疾

孫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



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  
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  
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  
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歛遺言不許將新  
安一物還都昉又為義興守被代而  
還無裙沈約遺襦以迎

蔡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菟  
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並上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似櫓生桃牙門虛寂及代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

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

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北史

蘇瓊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

常得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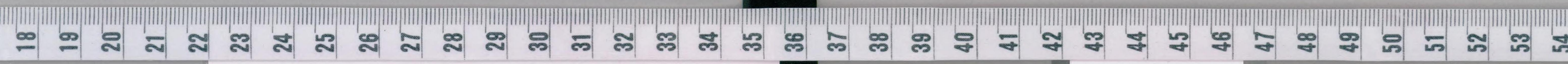
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董惜錢不買

後魏

廣博物志





李曾為趙郡太守今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  
 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  
 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  
 如此

韋孝寬除浙陽守時獨孤信為新野守同隸荆  
 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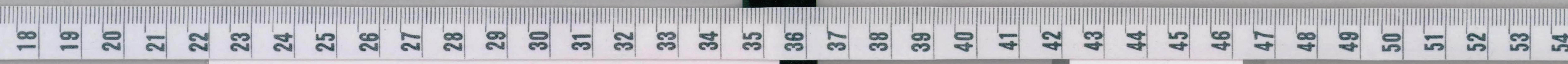
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  
 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常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文帝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為獨立使君 並上

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  
 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書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  
 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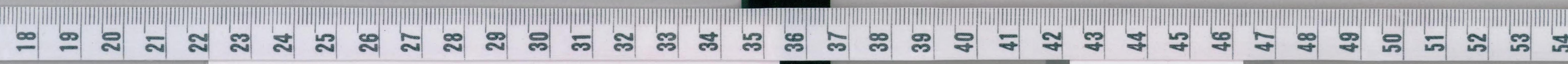
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  
無人因放還 北史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  
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  
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清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 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  
曰麥已熟矣今迫齊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  
可以益食且不資寇 二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

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  
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  
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  
劊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 賈子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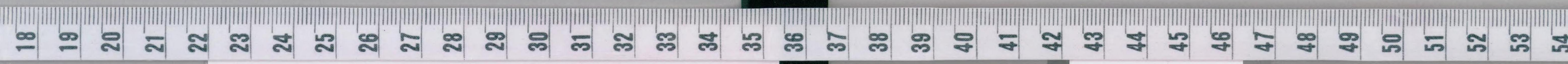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  
 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  
 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  
 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  
 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  
 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  
 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  
 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子路心服





而退 家語

齊人欲伐魯畏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

畏子路不敢過蒲 荀子

景公欲使晏子為東阿宰二年毀聞於國景公

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

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

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

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

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竄而惰民惡之

決獄不避貴彊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

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

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

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竄而惰民說決

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

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

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

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





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說苑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

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

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淮南子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

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晏子長

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

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皆

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

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

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

龍始者也悅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

淄宰孔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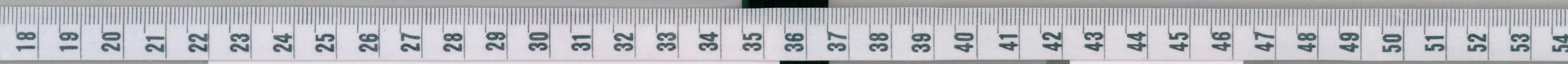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

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

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

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

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





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  
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

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

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

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韓子

西門豹為鄴令清刻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

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

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

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

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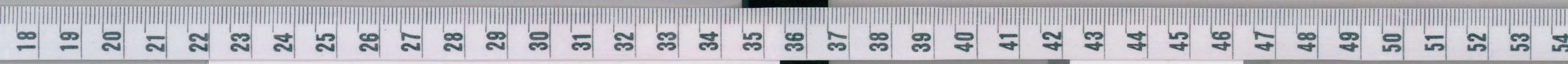
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

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

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上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新序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  
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

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遺  
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  
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  
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  
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  
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  
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淮南子

梁車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韓子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呂覽

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通

俗風

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才為高唐令密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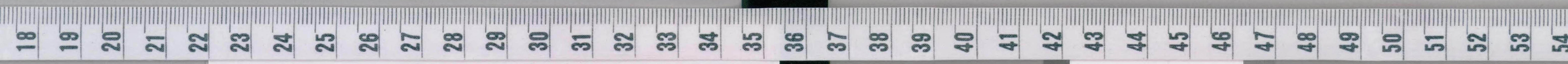
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  
 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  
 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  
 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  
 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  
 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  
 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上

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愆期而還後漢書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  
 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上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  
 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  
 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  
 元曰本不之官高士傳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道取慮城良  
 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水經注  
 祝良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  
登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

瑯琊董種為不其令有赤雀乳於廳事前桑上  
民為作歌流傳樂府

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靈淵冬夏未嘗  
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  
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電遂為之沉淪伏  
而不起 小說

公沙穆為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漂沒穆  
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 後漢書

王渙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人為作  
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祐為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  
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  
知人處





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壤  
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灌決渠  
作甘雨

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  
師號爲卧虎歌云枹鼓不鳴董少年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  
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  
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

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並上

王譚字世容爲武成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

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

吳錄

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  
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  
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  
曰閻尹賦政旣明且脉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  
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華陽國志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士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為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鄭潭字文公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為字 三國志

吳褚瑤字孔珽為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

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真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筓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瑤為昭信中郎 吳書

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 應璩與曹昭伯牋

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犢牛歲餘生一犢及代留犢而去 魏略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民能號稱神父陰人配社祠之上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  
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去

異苑

滇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  
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與太守尹虞聞之大怒  
手劔功曹

鄧粲晉紀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  
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  
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

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

明

晉書

袁甫字公胄自言能爲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  
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  
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縠中之美莫過  
稻稻不可以爲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  
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  
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吟  
松滋令

上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禕之禕之了不相接  
爽代爲晉陵令禕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  
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禕之自餉晉陵令  
耳何關爽事

南史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  
曹啓輸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  
表矣

梁書

顧憲之字士思元微中爲建康令清儉疆力爲  
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

康謂其清且美焉

南史

傅琰字秀珪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各二  
縣皆謂之傅聖

范岫字懋賓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  
時有枿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  
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  
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  
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傅翮爲官有能名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  
山陰建康令政嘗爲天下第一終於司晨卿後  
翮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  
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  
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此第一策也

張融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  
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爲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

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

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獲罪曰無以承奉要

人上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

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上知

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曰我今

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並上

貴鄉館陶人爭請以魏德深爲長詔遣斷從貴

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泐慶館陶衆庶





境悲泣因徙而居者數家

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為三輔之最上呼至

榻前訪以理人之術隋書

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太守荆寓舉

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

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

詢議便投板於內寓知不可移遂從之周斐汝南先賢

傳

馮良年二十為尉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

在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牲為從姜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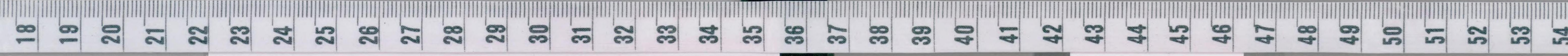
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

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

年乃還鄉里後漢書○范史雲事稍類此入神部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洛陽尉時謂之香

尉述異記





特1  
419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廣博物志50卷』 請求記号 特1-419

ガラス使用